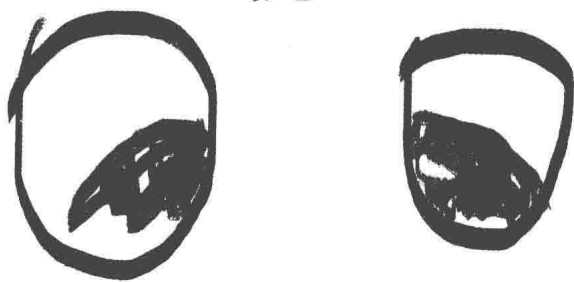


那些千姿百态的精神病
总有一款让你脑洞大开

我 在精神病院 当医生

杨建东◎著

当 在
医 精
生 神
 病
 院



杨建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精神病院当医生 / 杨建东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18-11714-0

I . ①我… II . ①杨… III .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8271 号

WO ZAI JINGSHENBINGYUAN DANG YISHENG

我在精神病院当医生

杨建东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图书策划: 后超

责任编辑: 钱飞遥

责任技编: 周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50 千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目 录

摸影子的人	001
上帝是副教授	006
无处藏身	012
绑架全世界	019
生命的时间线	026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034
黑暗中的眼	042
活在梦里的女人	050
孤独的学者	058
从「一」到「二」	069
坐忘	076

你好·36000271号	082
预言未来的人	089
丑陋的世界	094
穿越时空的旅行	099
一万五千岁	106
人工智能的统治	114
伪装者	121
命中注定的那个他	129
数字的颜色	134
「宇宙能」	141
一百封遗书	147

从人到妖，得几年
154

无脸人
163

阿〇的境界
171

人类是文字，我是书虫
177

爸爸，我要做你的新娘
185

欢迎来到地狱
193

隐形的贼
198

看月亮的外星人
203

交换生命
208

想吃土豆的人
214

跟踪者
219

犯罪专家

271

念想就是罪过

266

第十一维度

260

红衣女人

254

世界的漏洞

248

杀死黑猫

243

无限复制

238

我想把你的头拧下来

235

一切都是巧合

229

城市野人

224

摸影子的人

“你治不好我，也不用治，我根本没有病，有病的是别人！”

当这名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来到我的门诊室时，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说了这句话。

“没关系，就当是谈谈心，你就先坐一会儿。”我笑着说。

在我和他家人的劝说下，他还是坐下来了，不过情绪不太好，他几次叮嘱我不要把他来看过精神科的事抖出去，以免影响了他的名声。

在我们这一行里，很少有人直接问对方你有什么病之类的话，“病”是敏感词汇，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问对方有什么心事，最近过得怎么样、顺不顺之类的。

我问：“听你老婆说，你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候还抚摸墙壁、桌面，是有什么心事吗？”

他摇摇头：“习惯而已。”

我：“可是你老婆说，你有时候整个双休日都在自己的家里抚摸墙面和书桌，一天都不说一句话。这也是习惯吗？”

他有些不耐烦了：“就是习惯。就像有些人喜欢抱着猫，摸猫毛能摸上一整天一样，我喜欢摸影子，有什么问题吗？”

我问：“摸影子？为什么？强迫症？”

他说道：“你完全想错了，这不是强迫症。影子跟猫、狗一样，是有生命的。不过估计你理解不了。”

“影子有生命？这种说法倒是挺新鲜，你怎么会这么认为？”我开始觉得好奇了，他的这种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他说道：“难道你不觉得影子有生命吗？”

我：“难道有吗？影子的确是能跟着我们的动作来动，但是那不过是光线被物体遮挡后留下的阴影区而已吧？怎么可能会有生命呢？”

他：“那是你的看法而已。影子是一种‘随动生命体’，存在形式和你以前理解的主动生命体不一样。生命的形式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多了。”

我：“这太玄乎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吧，影子不过是光线被障碍物阻挡后在物体后面留下的光线缺乏区域而已啊。”

他开始越来越不耐烦了，视线漂移：“早就说了你听不懂……哎，跟你说这个真是费劲！算了，那我倒是问问你，生命是什么？”

我一愣：“你知道我是学医的，从生物学的细胞层面来说，生命体就是不计其数的细胞排列组合起来的具有新陈代谢活动功能的一个系统……差不多是这样吧，要是再微观一点，能够说到DNA甚至碱基、有机大分子的角度，不过我手头没有这方面的书，要把原文给你背出来我也没那个本事。”

他笑起来：“这是你从医学角度提出的看法，不过我是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生命有别的定义。生命，说到底，就是负熵。”

我：“负熵？”

他：“对，负熵。负数的负，火字旁的熵。生命就是负熵。”

我：“我知道熵，那是一个热力学衍生出来的概念，熵指的是一个系统中‘无序’的程度，是吗？”

他点点头：“你知道熵，这就简单了。没错，你的意思算是接近了一些。你知道混沌学说吗？根据混沌学的说法，我们这个宇宙一开始是无序的、混乱的，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宇宙中的基本粒子都是一团糟，既不均匀，也没有什么结构特征，这个时候，按照热力学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宇宙中的熵很高。只不过时间长了，无序的粒子中有些因为偶然的碰撞，发生了相互关系，就出现了一部分有固定运动规律的粒子团块，然后慢慢变成了一个有功能的系统，熵值就低了。地球上的生命体，就是那些偶然接触的粒子组合而成的低熵系统。”

我：“然后呢？那又怎么样了？”

他继续道：“生命就是低熵，但是生命维持自身低熵的代价是外在环境的熵增高。就拿人来说吧，你要不饿死变成一堆腐烂的臭肉，就要吃东西吧？人可以吃猪肉来维持人的形态，对于人来说，吃饭的过程就是摄入外界的能量，来维持自己身体的低熵状态的过程，不过，人在维持人的样子的同时，猪的形态就消失了，我就可以说是那头猪变成了高熵的无序状态。而猪吃草，也是一样的道理，猪汲取了草的能量，才能够维持猪的样子，要是没草吃，猪就要饿死。猪吃了草，草就死了变成灰了，就是变成了无序的状态，也就是高熵体。从物理学角度来说，生命汲取外在能量维持自己形态的过程叫作引入负

熵流。”

我：“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的话题好像有点跑远了吧？”

他：“你听我说完行不行？你这个人怎么老喜欢打断别人的话！”

我：“……行行，你说，我听着呢。”

他说道：“你想想，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源最终都来自哪里？”

我：“来自太阳？”

他：“对！就是来自太阳的光和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量说到底就是来自太阳。人、动物、植物都从太阳那里获取了能量，固定在自己的身体里，就像太阳能电池一样储备能源，才能够有生命活动。”

我：“生命从太阳那里获得光和热……嗯，是这么一回事。”

他说道：“想通了吧？从某个角度来说，生命就是从热能较多的地方转移到热能较少的地方然后维持住那个形态！除了生命之外，有这种特征的东西还让你想到了什么，你倒是说说？”

我想了想，不太肯定：“影子？”

他点头如捣蒜：“就是影子！我想了很久，最后发现，其实影子也是一种生命，只不过是特殊的生命形态！你喜欢散步吗？”

我：“还行吧，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出去散散心，不过这阵子比较忙就没怎么散步。”

他：“那你散步的时候，走到有阴影的地方时，会不会突然间有一阵小旋风刮起来，然后周围的纸屑、灰尘、塑料袋就在那团阴影区里打转？”

我点点头：“经常碰到啊，不过风产生的原因是温度的不均衡导致的气体相对流动……”

他打断了我的话，继续说道：“不是，我说的不是普通的风，我说

的是龙卷风！是有风眼的龙卷风，你散步时看到的阴影区里的小旋风，其实是一种迷你版的龙卷风，而龙卷风的能量来源，就算在现在也还是一个未解之谜！龙卷风的成因是外侧的高温热能气体和中间区域的低能真空区域存在热焓梯度。你没有在没有云的地方看到过龙卷风吧？也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过小旋风吧？只有在有阴影的地方才有打旋儿的风，因为旋风的本质就是影子生命体的新陈代谢！神奇吧？”

我开始被他的话渐渐代入进去，我觉得，比起他的妻子，我更接近了他的思想。但是和他不同的是，我知道克制，而他却认定了死理。

我：“所以你经常抚摸影子，是因为你在感受影子生命体的新陈代谢？”

他点点头：“你可算是明白了，跟你交流虽然累，但是比其他人好多了。我抚摸影子，是因为我想感受它们的心情。”

我：“影子生命体还有心情？”

他说：“有啊。你去摸影子生命体的时候，如果感觉影子凉凉的，阴影面积很大很浓，那就是它心情好，长得健康。你看它的时候，如果它在强光下变得很淡很细，那就是它生命垂危了。说起来，你摸过自己的影子吗？”

那次离开后，他就没有再来，后来我听他的妻子说，他回去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依然会和墙壁上自己的影子说话，愣愣出神，一耗就是一个下午，不过两个月后，这种情况就基本消失了。

他和影子生命体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叔本华说过的一句名言：

“每个人都将自身所感知的范围当作世界的范围。”

上帝是副教授

他是一名心理学副教授，不过已经辞职三年，有一点洁癖。

我见到他时，是在2009年的夏天，后来听说他回去后吃安眠药自杀，住了一个月的医院，出院后，再次被他妻子带到了这里。

我本以为他会是蓬头垢面的模样，很多想自我了断的人往往患有抑郁症，这些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放在眼里了，自然也不在乎着装打扮，但见面后，他却让我吃了一惊。他戴着眼镜，穿着很考究的西装和尖头皮鞋，头发被打理得一丝不苟。

我很快就和这名副教授级的病人攀谈起来。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其实是口才，和神经病还有心病不同，很多精神病患者的病情都是隐性的，你必须和病人不断地谈话交流，循循善诱，才能够慢慢摸索出他的病因。

但让我觉得奇怪的是，这名副教授讲话得体，举止正常，不但爱

笑，甚至有点幽默，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名会自杀的患者的样子。

我很奇怪，把他妻子叫到一边问怎么回事。他妻子说，他可能不想说，等她跟他好好谈谈再来。

之后他们就离开了，一直到下午三点，那位副教授才回来，不过这次他妻子没有进来，而是在门诊室外等候着。

这名副教授坐在了我的对面，微笑着跟我相对而坐。

我笑笑：“我听你老婆说你连着三次想自杀？不过我看你人挺精神的啊，怎么都看不出毛病啊。我看不会是你老婆才有精神病吧？”

听到我的话，他摘下了眼镜看着我：“你说得对，其实是我老婆弄错了，我那不是自杀，那叫‘归元’。”

我问：“归元？怎么个写法？”

他在桌子上比画了几下，我知道了他的意思。

我看着他：“你是说你两次想跳楼，还有吃安眠药的行为，叫‘归元’，这是什么意思？”

他：“估计你很难理解，说通了，归元，就是从人变回上帝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笑了：“你是基督徒？”

他摇摇头：“不是，我不信什么宗教，那些在我看来都是假的。我只相信我自己。因为我就是上帝的转世。”

我：“你怎么会这么想？你相信这世界上有上帝？”

他：“不，不是你说的那种上帝。准确地说，应该叫剧本家，或者设计者之类的。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周围的人都是绕着我转的，整个世界都是绕着我，我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我大概知道他的病情了，于是我半开玩笑地说：“是吗，那你找

到什么证据了？”

他：“证据？不需要什么证据，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就够了。最近一段时间，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我想可能是我体内的上帝意识就要苏醒了。”

我：“上帝意识？”

他：“就是我以前当上帝时的记忆，我说了，我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当然会有作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的记忆。”

我：“可你刚才说你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他打断了我的话，显得有点焦躁：“那是一回事！创造者就是主角，主角就是创造者，也是上帝！”

我：“……”

他继续说：“这个世界就是我还有上帝的能力的时候创造的，只不过创造了这个世界后，我为了好玩，就把自己的记忆给封印了，降格成凡人来到自己的这个世界体会人生，你懂了吗？”

我：“可是你已经有妻子儿子了，你是说他们也是你创造的吗？”

他：“他们当然是我创造的，打个比方吧，这个世界就是一部电影，书的剧本是在我出生之前就被当上帝的我写好的，只不过要是提前知道剧本的走向就不好玩了，所以我就封印了自己的记忆，这样才有期待感。就像看电影一样，你看过一遍再看就没意思了，只有第一遍看，不知道结局的时候才最有味道。”

我：“那好，就像你说的，既然你是上帝，那么你应该也能改变这个世界的剧本吧？比如说，出门捡到钱这样的事也可以做到？”

他：“当然可以了，如果我变回上帝的话，别说捡到钱，哪怕让你变成世界首富都轻而易举，就像写剧本一样，我只要随便修改一下

剧情设定之类的就行了。不过现在的我做不到，在设定好的剧本里，我现在只是个副教授，你是一名精神科医生，世界首富是比尔·盖茨，我‘归元’之前，只能按着剧本来，剧本是没法修改的。”

或许会有人不敢相信一名有学识的副教授会说出这样可笑的话来。但是事实上，在我这个职业里，最常见的就是那些有学识的人。从医学角度来说，一个人的知识储量越是丰富，思维越是发达活跃，想的就会越多，而且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无法证伪的，如果你一直钻在那里不出来，就会出问题，就像计算机卡机一样。

我：“可是你就没有考虑过你家人的感受吗？你的父母、妻子，还有你的儿子？”

他：“这些都不过是我设定的剧本里的角色而已啊，我死了，剧本结束了，他们也就不存在了，我有什么好考虑的？”

我有点无言以对：“那变成了上帝后，你打算怎么改造这个世界啊？”

他开始有兴致了：“变回上帝后，可做的事情可就多了。数都数不完。我可以一直在神殿里，看着人间的悲欢离合，给每个人物安排剧本，甚至还可以改造地球和宇宙的结构！要是我当上帝太久了，觉得无聊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记忆暂时封印，再次变成凡人到自己创造的世界来感受感受，等到死了，又重新变回上帝。”

我：“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吗？”

他一愣：“以别人的标准来看的话，我还算不错吧，我老婆跟我结婚七年了，我儿子也四岁了。就是我有有点厌倦这个世界了，我厌倦了做凡人的样子，我想早点变回上帝，重新改造一下这个世界。”

我：“所以你就自杀？你觉得那样就能变回上帝？”

他皱皱眉：“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那不叫自杀，那叫‘归元’，就是把你的肉体给毁了，然后你的神格就能苏醒，这样你就能回到神殿去，重新做上帝！”

我：“就没有别的办法？”

他：“是没有别的办法，想变回上帝你就得先结束自己的人生剧本才行，老死是一条出路，但是那要等个几十年，太慢了，所以我想早点结束这段剧本。”

我意识到这名患者的病情不轻，他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模式，这种信仰和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一般都坚信他神论，而他却坚信自己就是上帝，而且唯一证明自己是上帝的方法就是自杀。而这种事在本质上是没办法证明，也没有办法推翻的，所以他只能这么纠结下去，直到死去的那一天。

对于这种病情，我只能够跟他慢慢聊天，把他的思想转移，尽量不让他去想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我必须按着他的逻辑来，假设他就是上帝，然后告诉他现在不是结束剧本的时候，也许后面的人生会有很多精彩在等着他。

这样的谈天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跟他聊聊生物学、社会学和一些生活上的有趣事。

当他离开的时候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笑着对我说：“感觉好了点了。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精彩的事，可能我还没有到‘归元’的时候。”

出门前，他又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转头笑咪咪地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而你没有死，那么只能说明，真正的上帝，是你。”

这句话我初听没什么感觉，但是那天回家后却是越想越觉得毛骨